童山文集

童山文集卷三

綿州李調元雨村

序

廣東鄉試錄後序

乾隆三十九年直省鄉試屆期　上命編修臣王懿修充廣東正考官而以臣李調元副之伏念臣調元邊省至愚學識淺陋由內閣中書補國子監學錄中乾隆二十八年會試第二名進士　保和殿　鄉試第五名蒙　恩投為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改授吏部文選司主事　天恩優渥未効涓埃茲復仰承　諭命畀以掄才

重任臣何人斯而得忝與精夜自省感慄交集謹與臣
王懿修勉期竭涓埃入闈偕同考諸臣悉心校閱取
士如額彙梓試錄進 呈例當恭序簡末臣竊惟道之
顯者爲文而文所以載道易曰脩辭立誠書曰辭尚體
要蓋必學有根柢言無枝葉而後文以足言言以足志
志以明道故文之所在即道之所在也况制義代聖賢
立言體會精意發揮名理尤非不根無實者所可托誠
有如 聖訓所云言孔孟言大旭難者我 朝重熙累
洽久道化成際茲文運光昌之日士無不思和其聲以
鳴 國家之盛粵東雖介在嶺外而山川名勝如羅浮

庾嶺之雄狀珠江芘湖之秀麗物産財殖瑰瑋珍異不可名狀靈氣所鍾其萃於人文者獨厚漢唐以來代有聞人寸材能自樹立要見古今人不相及也抑臣等所期於諸生者非僅章句之學已也其必明體達用足備

朝廷任使而不徒爲拜獻之空言庶乎因文見道不愧通經致用之目以上副我　皇上興賢育才之意則微臣區區之心願與共勉於弗怠云爾

函海序

一脉源泉九洲共匯千頃澎湃百川易盈何則其流未分則其集不廣也若夫海爲百谷之王其含蓄也靡涯

其變幻也無盡故古人著書彙說部而成全集者必以海名之如裨海學海之類昭昭也昔趙簡子嘗歎雀入海化爲鴿雉入海化爲蜃蠢不特書之爲海而人之化於書亦視乎海也夫人生而稚沌沌爾及漁經獵史珠唾錦心則蒙也而化爲哲思起而斐漠漠爾及鶚薦蛟騰金章刋轂則晦也而化爲鯤有能羽儀天下則化爲鳴岡之靈鳳有能霖雨天下則化爲見田之神龍是皆化鴿化蜃之極槪也余不能化於書而酷存嗜書癖通籍後游京師因得遍訪異書手自校録然自漢魏叢書津逮祕書而外皆無足本幸際 聖朝重修永樂

大典採遺書開四庫於是人間未見之書駢集闕至不

渠天祿蒐以加矣余適由廣東學政任滿蒙　特恩監

司纖輔去京咫尺而向在翰院同館諸公又時獲鱗素

相通因以得借觀　天府藏書之副本每得善本輒雇

胥錄之始於辛丑秋迄於壬寅冬裒然成帙眞洋洋大

觀矣有客誤余所好勸鍥雕以廣其傳遂欣然爲之余

蜀人也故各書中於鄉里諸耆舊著作尤刻意搜羅梓

行者居其大半而新都升庵博學鴻文爲古來著書最

富第一人現行世者除文集詩集及丹鉛總錄而外皆

散帙不傳故就所見已刻未刻者併觀足本靡不收入

書成分爲三十函自第一至十皆刻自晉而下以至唐宋元明諸人未見書自十一至十六皆專刻明升庵未見書自十七至三十則附以批刻其以御賞高明名曰學海蓋不徒以海侈其經史子集之富麗而實以年力半衰欲借讀書以化其鑿枘不入之頑質也近年來海內皆推尊杭州鮑氏所刻知不足齋叢書爲善本茲所得則又皆知不足齋所未採者以予有篆隸故體例不一總期珠璣錯落不在格式整齊庶幾觀此書者不目之爲景星卿雲則珍之爲明珠拱璧必有與漢魏津逮知不足齋所刻共刻爲四部以炳燭乎宇內者則又不

特余之能化而大而化之將無不在風雲蕩盪之內也是則區區之心願與天下共寶之又豈徒藏之童山為奕世所守之寶也乎

函海後序

古無以數人之書合為一編而別題一總名者惟隋志載地理書一百四十九卷目錄一卷註曰陸澄合山海經以來一百六十家以為此書澄本之外其舊書並多零失見存別部自行者惟四十二家又載地記二百五十二卷註曰梁任昉增陸澄之書以為此記其所增舊書亦多零失見存別部行者惟十二家是為叢書之祖

然猶一家言也左圭百川學海出始兼裒諸家雜記至明而卷帙益繁而漢魏叢書津逮秘書近日知不足齋叢書皆於各家著作全錄其書皆為一集其或於叢書畧加節取者則如說郛稗海藝圃搜奇紀錄彙編之類其或附已書於說部叢書末者則如秘笈夷門廣牘之類皆是也余所刻函海書共三十集其前十六集皆古人叢書也而已書亦附焉蓋用後體例也小卷不計總全卷共一百五十種書始於戊戌春迄於壬寅冬閱五年而成予在通永道遭事去官板片零散又半在梓人林姓家以鋦費未楚抗不發時余獲罪在保陽臬司

獄方殲遠戍萬里無暇及此自料此書不能緝完矣會予姻親永定觀察南部陳公韞山諱琮者枉過通縣視予兒女見板片零落慨然曰此雨村不朽業也奈何使之中棄乎問知其故立出三百金交予弟檢討鼎元墨莊使購板歸適予亦荷總制袁清恪公保奏得賜回通因完公羈留之暇修成此書凡有梭讐責之余季墨莊其去取余獨任之時雖前序云成於壬寅冬實成於甲辰春其所以獲成實韞山力也菩不可沒因爲序其顛末於後云

升菴著書總目序

何宇度益部談資云楊用修著述之富古今罕儔予所見已刻者三十一種已刻未見者三十八種聞未刻者尚六十九種其書目俱刻於錄按瑯琊焦竑序升菴外集云明興博雅饒著述者無如升菴先生向讀其文載其所著書百有九種可謂富矣嗣子所得往往又出所知之外蓋先生謫居無事遇物成書有不可以數記者今購之數十年所覩記已爾則余所不及見者抑又多矣今其孫宗吾所言二一既則先生家已無其書況他人乎曹能始觀察人蜀余託以訪求曹於書有奇嗜極力搜羅彼如干種以寄其詳刻書目爲前錄所見已刻未

刻者又有二十三種今合余之搜尋所見已刻未刻三十九種連前一百六十一共二百種攷明簡紹芳年譜所載升菴著書四百餘種今相距不三百年而所見所聞止此則外所不知者又不知幾何卷矣江寧顧起元云先生爲後代之子雲今觀其著述宏富高麗奥雅漁弋四部七略之間事提其要言纂其元自唐宋以來吾界亦罕矣廼汝南王之瑯瑯非之摘其小瑕掩其大美雖文人相輕自古爲然而胸無先生之博妄自疵議徒爲口實按先生孤身謫戍永昌七十行戍無書籍可攜其所著作半出之腹笥而後人顧繁辭次已慨掛一漏

蕩况以後進淩前賢所謂不自量之甚者也新都汪言
已懸日月故其爲書多短部單牒易於散軼世不恒見
往往有安石碎金之疑仲深散錢之恨予生平讀其書
而好之凡世所傳者除丹鉛各錄而外所見寥寥數十
年來廣爲搜輯或購之書肆或借之友朋錄聚帳中以
代館枕有門有年矣部帙浩繁恐千載而下終歸散失
並此而不可得也因將所見之四十九種先爲刊行嗣
後藏書家如有先生片紙隻字不吝金玉續寄見示當
爲補錄則又不特先生之幸亦士林之幸也夫

亰山著書序

著書之名見于法言子雲曰通諸人之嚍嚍者莫如言著古人之㖧㖧者莫如書故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聲畫出君子小人見矣聲畫者君子小人之所以動情乎盍言君子以明義而小人以明利也楊升菴謂其妙論通徹可豫易理誠深有味乎其言之也余蜀人也搦管觚數十年於茲矣景仰先賢窮年屹屹竊欲學步邯鄲而有志未逮雖間多掇拾遺文大槩皆詹詹小説未足以鈎元亦未能以明道其不爲君子而爲小人之歸也明矣余有心畫四十種本不敢問世因刻函海中升菴著書叅有戀余附其後者故亦靦然曰著書亦多見其

不自量也其續刻各種亦附見於後云

鄭氏古文尚書序

鄭氏經義五經皆有注自漢魏以來立於學官未之有異議也自唐貞觀中孔穎達撰五經正義易用王弼書用孔安國而二經鄭義遂亡今傳者惟三禮毛詩而已竊思漢儒註經去古未遠俱有家法隻字片言不肯苟作為古者所必窮也故宋浚儀王應麟裒集羣籍為鄭氏易一卷古文尚書十一卷以補其鈌庶二經之亡得王氏而復還舊觀不但為鄭幸已也故周易　書前明胡震亨曾刊附於秘冊李氏傳後近惠定宇以所集尚有

遺漏重採諸說增爲三卷德州盧氏爲之梓行而所少古文尚書則祇有寫本訛誤頗多不爲之校而行之則五經鄭義終缺而不全而亦恐訛以傳訛勢必至魯豕亥魚不可卒讀遺誤後學匪淺也故復費加釐証以王應麟所集鄭氏注列于前而以鄙見所訂另以校字小書單行列于每條後總曰証訛而書名則仍稱鄭氏古文尚書云

尚書古字辨異序

論尚書古文字體者多引許氏說文以爲出于孔安國非也此由慎存自稱孔氏書皆古文而悞也考劉知幾

史通曰古文尚書得壁中博士孔安國所上校伏生所誦多二十五篇更以隸古字寫之編爲四十六卷司馬遷采其說至後漢孔本遂絕有見於經典者諸儒皆謂之逸書是孔氏壁中書愼未得見也按說文末載愼子冲上書云愼古學受之賈逵而後漢書儒林傳又云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同郡賈逵爲作訓馬融作傳鄭元作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于世是愼所爲古文者卽杜林之本也隋志云杜林古文尚書所傳僅二十九篇又雜今文非孔舊本後漢書杜林本傳林前于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嘗寶愛之雖遭難困頓持不離身是林

所傳者乃古文字體故謂之漆書又漢書藝文志云劉
向以前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字異者七百有餘
脫字數十是古文即孔氏所傳之古文經向勘取其訛
脫據訓詁則稱三家據經文亦可稱孔氏古文尚書是
必劉向校正三家時古文隨今文伏生二十八篇傳出
以字非隸古世不行用林偶得之以授逵逵得之授慎
慎因稱爲孔氏本故亦止二十八篇非眞見安國舊本
也蓋古文本出于孔氏古文而古文字體則慎實得之
杜林漆書也所謂孔氏古文尚書鄭註原本不可得見
有宋王應麟所撰集古文尚書鄭註十一卷久無刊本

余已校行矣又據日本古經孟子考文所載尚書古文字體一删半皆據説文以辨俗字余復博採諸書再加校讐爲古字辨異一書以爲眉宋夫説文以小篆爲宗至于隷書行書草書則各謂一體孳生轉變時有異同故顔元孫干祿書曰自改篆爲隷行漸失其真若據説文下筆多礙當去其太甚使輕重合宜徐鉉亦曰高文大册則宜以篆籀著之金石至于常行簡牘則草隷足矣此二人皆通于小學而持論如是亦勢之必然也然説文之學猶此而愈不明矣夫俗字日多則古字日淆人以爲六書之義莫精于説文而不知説文實投于杜

林漆書故尚書古文有為俗所溷而小異者不可不辨也是亦即杜林漆書辨異也

禮記補註序

雲莊禮記集說十卷元陳澔撰澔字可大都昌人雲莊其號也其書成于至治壬戌朱彝尊經義考作三十卷今本十卷坊賈所合併也初延祐科舉之制易書詩春秋皆以宋儒新說與古註疏相參惟禮記則專用古註疏蓋其時老師宿儒猶有存者知禮不可以空言解也澔成是書又在延祐之後亦未爲儒者所稱明初始定禮記用澔註胡廣等修五經大全禮記亦以澔註為主

用以取士遂誦習相沿蓋其說禮記者漢唐莫詳於鄭孔而鄭註簡奧孔疏典贍皆不似澔註之淺顯宋代莫善於衛湜而卷帙繁富亦不似澔註之簡便又南宋寶慶以後朱子之學大行而澔父大猷師饒魯魯師黃榦榦爲朱子之壻遂藉考亭之餘蔭得獨列學官如今定制所尙是也余少習舉子業　先大夫郎授以陳氏集說余受而讀之以其間穿鑿附會並及掛一漏萬之處頗不慊於心因遍採說禮諸家爲之補訂於上以備參考合之各得若干條因釐爲四卷夫說禮之家一百四十四人求其多不傷煩少不傷簡則衛湜之後斷推陳

苦也夫不學禮無以立論語言之矣孔門執禮執此禮也仲尼時戴記未出七十子之徒將何所執乎余之從古文非敢謂古禮行之今亦猶我愛其禮之意云爾嗟乎儀禮古禮經也漢以前先儒聚訟不一至唐昌黎以爲難讀嗟乎難讀而遂不讀何得爲士乎

童山文集卷四

綿州李調元雨村

序二

夏小正箋序

夏小正者所謂夏之時也而曰小正何也言政令之小者也本大戴禮之一篇隋書經籍志始於大戴禮外別出夏小正一卷註云戴德撰宋傅崧卿序謂隋重賞以求逸書進書者多離拆篇目以邀賞故別出此篇於理或然考吳陸氏草木鳥獸蟲魚疏引大戴禮夏小正傳言大戴禮舊本但有夏小正之文而無其傳戴德爲之

作傳遂自爲一卷後盧辯作註始採其傳入經文下隋所謂戴德撰者乃傳也當誤傳作撰以其傳別於經者是自崧卿始其爲一卷亦猶之小爾雅乃孔叢子之一篇因李軌之註遂別爲一卷也夏小正或云子夏作雖未必然然文句簡奧實三代之書自傅崧卿撰戴氏傳四卷外近有徐氏傳之解黃叔琳之詁諸錦之詁雖博稽廣証苦多穿鑿未愜於心且多舛訛脫漏如經傳有合爲一行者有經大書而傳小書者亦無定本近得永樂副本經文抬頭而傳空一字俱大書此可遵也因以其繁蕪約爲之箋以通其義夫古人之書殘篇斷簡尚詁

曲聱牙其不盡可箋也明矣若必一一而強爲之注不至於鑿不止此聖人之所以甚重乎史闕文也予之所以爲箋也正所以正諸家之鑿也至於徐氏之以爽死爲爽鳩以五日爲夏五黃氏之以丹白鳥爲螢火鶉卵蒜爲兩物諸氏之以雉震斷爲兩句孚粥之斷爲祇鷄通則通矣其如鑿何故曰予之所以爲箋也所以正諸家之鑿也

十三經注疏錦字序

訓詁之文非詞章之學也而深於訓詁者詞章亦不外是焉漢唐儒者一生精力悉耗之注疏中至有一字一

言之微累千百言解之而不能盡者學者病其繁重兼謂治經之外無所復施幾於高閣庋之不知其詮釋名物研芳摛豔洵屬揚班馬無以過豈專講經而已乎余故摘其標新領異之語別爲四卷名曰注疏鎔字或者謂訓詁之文不宜與詞章作料是猶未得忠恕而語一貫宜乎其茫然也

逸孟子序

漢書儒家孟子十一篇史記則以爲與萬章之徒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豈篇之離合不同歟抑亦秦火之亡也孟子之書久或於諸子漢孝文時始與孝經爾雅

同置博士其識卓矣而旋即罷至趙宋設科與孟並列詁疏之家常相表裏雖司馬光之疑晁說之之詆馮休之删鄭厚叔之斥究不能爲之軒輊也故自趙岐注而外唐之翼孟者有劉軻續孟者有林愼思至宋余允文爲尊孟辨七卷以正之而推崇極矣竊嘗考孟子之遺文墜緒見於諸子百家者倘復不少實秦火之後所逸也因爲採集成編述曰逸孟子庶幾可以存一二於千百乎夫孟子之書崇仁義闢楊墨趙岐所謂帝王公侯遵之可以致隆平頌淸廟卿士大夫蹈之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志厲操者儀之可以崇高節抗浮雲信斯

語也則片言何可逸也所願與翼孟續孟尊孟敷共商之也

勦說序

立言者不可以立異而亦無取乎苟同故曲禮公戒曰毋勦說明同之不可以訓也而復繼之曰必則古昔若惟恐人之或詭於異者蓋同非也異亦非也者其同而辨其異君子宜何如審擇而予乃以勦說名是編毋乃反戾古人乎顧義理本同得力自殊嘗見鉛槧之士冥心孤詣前無古人自以扶從來未發之奧矣及流覽篇章而見古人之言早有與吾說相等合者是我逃不忘

蹈襲古人而其說爲古人所已見將不謂之勦說得乎逆徐而驗其所爲又未嘗不自成一家言堪與古人竝存而不廢是勦說中亦不無有可采者閉戸造車出門合轍其不求同而自同者正其不求異而自異者也余從經史傳注中擇其字義錯謬考証以成是編其所引据强半出自古人其爲勦說無疑矣第其所自說者間有發明或亦鉛槧家所不廢乎雖然讀古人書而未盡予方以不得盡襲古人爲恨也兄古人書而必考予方恐今人之徒襲也非勦不明因勦愈見雖言勦實非勦也

凡古今言書畫之書夥矣而獨於藏書畫之家略焉間嘗考之卞永譽式古堂書畫彙考自唐宋歷帝王而下藏書畫之家可考者各彙為十卷總名諸家藏書畫簿以資博古者按簿而稽百不失一謂之簿者亦猶今之計帳也周禮遺人疏總送帳於上此帳字之始而北史高恭之傳秘書圖籍多致零落詔令道穆總集帳目帳本今俗作賬簿之賬字書未有也幃幄曰帳而計簿亦曰帳者運籌必在帳中也故曰帳即簿也然則圖籍零落者若不有簿以稽可乎本書畫簿並梓會遭事故畫簿未刊容續補之

劇話序

劇者何戲也古今一戲場也開闢以來其為戲也多矣巢由以天下戲逢比以軀命戲蘇張以口舌戲孫吳以戰陣戲蕭曹以功名戲班馬以筆墨戲至若優師之戲也以魚龍陳平之戲也以傀儡優孟之戲也以衣冠戲之為用大矣哉孔子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今舉賢奸忠佞理亂興亡搬演於笙歌鼓吹之場男男婦婦善善惡惡使人觸目而懲戒生焉豈不亦可興可觀可羣可怨乎夫人生無日不在戲中富貴貧賤夭壽窮通攘攘百年電光石火離合悲歡轉眼而畢此亦

知戲之傾刻而散場也故夫達而在上衣冠之君子戲也窮而在下負版之小人戲也今日爲古人寫照他年看我輩登場戲也非戲也非戲也戲也尤西堂之言曰二十一史一部大傳奇也豈不信哉夫百間之屋非一木之材也五侯之鯖非一雞之跖也書不多不足以考古學不博不足以知今此亦讀書者之事也予恐觀者徒以戲目之而不知有其事遂疑之也故以劇話實之又恐人不徒以戲目之因有其事遂信之也故仍以虛語虛之故曰古今一戲場也

輿地古今沿革不同郡縣名亦因之互異欲訪金石必明輿地其大較然也余蜀自漢魏迄唐宋元明以來通都大邑叢山峻壑梵宇禪林殘碑斷碣時出雨淋日炙之餘爲道蘚叢或露牛礪童敲之後搜討非易編綴維艱有志於古者所爲撫卷而慨歎也宋王象之所著輿地紀勝二百卷近時朱竹垞徐玉風輩猶及見之今已佚不可得矣所存者祇輿地碑記目四卷有自序一篇見元吳師道敬鄉錄所載老象之慶元丙辰進士博學多聞其序紀勝一書竊比太史之不出戶牖而名山大川若躬履焉可謂壯矣夫碑者金石之文也記者志述

之文也此殆從地理書摘出而名非專為碑記而作也其摘出不知始自何人中所載東南十六路於蜀刻尤加詳細皆自為詮釋不似寶刻叢編寥寥數語足資益郡之金薤琳瑯也然間有稽碑帖諸書其所據取倘不無掛漏之嫌且象之南宋人郡縣皆沿舊名閱之雖目余因於輿地碑記目中摘出在蜀者遍為搜采加之考訂為蜀碑記補十卷每卷先以王所得列於前為上卷而以已所得列於後為下卷示不敢紊不敢襲也又於下卷中分王本所未有而增入者曰補王本所未有而舊訂者曰考俱遵 國朝郡縣名標之以便稽閱另錄

輿地碑記目原本一編以存其舊蜀之金石文章不外乎是矣余之為此非敢詡羅蒐象於無窮實欲存一綫於不墜也夫輿地碑目既從紀勝而摘以單行則蜀碑記又何不可從碑目而摘以單行乎好古之士於以厭飫其中將見蜀之山川亦於是乎在可當遊臥矣象之言乎長因遊而得作書之趣余乃因作書而得山川之趣也不亦信乎

嘯餘新拾序

揚子雲曰觀書者譬如觀山及水升東嶽而知衆山之峛崺也況介丘乎浮滄海而知江河之惡沱也況枯澤

乎棄常珍而嗜乎異饌者惡覩其識味也委大聖而好乎諸子者惡覩其識道也信哉斯言也然獨不言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乎寡聞則無約也寡見則無卓也故曰君子之道有四易簡而易用也要而易守也約而易見也法而易言也夫所謂易用易守易見易言者人生日用常行之道也事不越目前言常在脣開而白首窮經或有不能舉其名求其本者矣不嘗異饌安知常珍之美也不探諸子安知大聖之道也夫古人之言皆古人之唾餘也而十三經二十一史諸子百家之書則若碗若盂若壺若甕若盎也唾洟無盡一器

盛焉萬卷無盡一理包焉理非他道也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欲知道所在不外格物物格而天下之道在矣此余嗟餘之所由拾也搜列衆書有如獺祭每啓一緘似啜蔗鯖日事咀嚼而後知常珍之多在散寄也日事校讐而後知大道之多在眉睫也以昔人所言故曰嗟餘以昔目前事故曰新拾夫奇山僻水馬遷或有未遊矣河源星海張騫或有未到矣譬如指山一簣指井一泉而曰天下之道在是豈理也哉余猶願夫藏書者之錫我百朋以飽鄙人之欲也韓退之云寶匣拾未盡是則余之所最歉然者乎

雨村詩話序

雨村詩話前曾著名矣而此復著何也前以話古人此以話今人也詩者天之花也花閱一春而益新詩閱一代而益盛穠桃繁李比艷爭妍而最高者爲梅蘭竹菊唐宋元明分壇列坫而最大者爲李杜韓蘇然梅蘭竹菊高則高矣而蓺圃者不遍植奇花非圃也李杜韓蘇大則大矣而談詩者不博及時彥非話也茲之作也上自名公鉅卿高人宿士下逮輿臺負販道釋閨媛無論隻字單詞莫不口誦手錄譬之丁花可謂四時俱備五方並採矣夫花既以新爲佳則詩須陳言務去大率詩

有恒裁思無定位立言先知有我命意不必猶人詩云丁理要有理趣勿墮理障詩通于禪要得禪意無墮禪機言近而指遠節短而韻長得其一斑可窺全豹矣

雨村詞話序

詞非詩之餘乃詩之源也周之頌三十一篇長短句居十八漢郊祀歌十九篇長短句居五至短簫鐃歌十八篇皆長短句自唐開元盛日王之渙高適王昌齡絕句流播旗亭而李白菩薩蠻等詞亦被之管絃實皆古樂府也詩分有樂府而後有古體有古體而後有今體樂府長短句即古體也溫韋以流麗為宗花間集所載南

唐西蜀諸人最爲古豔北宋自東坡大江東去秦七黃九鋪起周美成晏叔原柳屯田賀方回繼之轉相矜尚曲調愈多流衍愈別鄱陽姜夔鬱爲詞宗一歸醇正於是辛稼軒史達祖高觀國吳文英師之於前蔣捷周密陳允衡王沂孫效之於後譬之於樂舞箾至于九變而歎觀止矣流傳既廣互有月旦而詞話生焉劉后村不工詞而詞話實由之祖自是以來作者指不勝屈而若劉升菴詞品最爲允當勝弁州之譚雄欺人十倍而近日徐釚有詞苑叢譚一書聚古今之詞話彙集成編雖不著出處而援拾大備可謂先得我心矣然則余友何

詞之可話也大凡表人之妍而不使美惡交混曰話摘人之媸而使之瑕瑜不掩亦曰話余之爲詞話也表妍者少而摘媸者多如推秦七抑黃九之類其本意也蓋妍不表則無以著其長媸不摘則實以形其短非以非前人也正以是前人存前人之是正所以正今人之非也非特以証今人之非實以証己之非也五十無聞學可知矣而猶老不知恥爭辯於剪紅刻翠之間不知後有何人復議予之妍媸也予家藏有常熟吳氏詞所彙宋元百家詞寫本即朱竹垞所云抄傳絕少未見全書者並汲古閣所刊六十名家詞日披閱之而擇其可學

者取以爲法其不可學者取以爲鑒錄成目曰雨村詞話夫見賢思齊見不賢自省亦聖賢之事也其必如是別白何也誠以詞也者非詩之餘乃詩之源也

雨村曲話序

予輯曲話甫成客有謂予曰詞詩之餘曲詞之餘大抵皆深閨永巷春傷秋怨之語豈堂堂學士所宜有況夫雕腎琢肝纖心淫蕩亦非鼓吹之盛事也子何爲而嘖嘖不休也予應之曰唯然然獨不見夫尼山刪詩不廢鄭衛輪軒采風必及下里乎夫曲之爲道也達乎情而止乎禮義者也凡人心之壞必先由於無情而後慘刻

不畏之禍作若夫忠臣孝子義夫節婦觸物興懷如怨如慕而曲生焉出於綿渺則入人心脾出於激切則發人猛省故情長情短莫不於曲寓之人而有情則士愛其緣女守其介知其則而止乎禮義而風醇俗美人而無情則士不愛其緣女不守其介不知其則而放乎禮義而風不醇俗不美故夫曲者正鼓吹之盛事也彼瑶臺玉砌不過雪月之套辭芳草輕烟亦秖郊原之泛句豈足以語於情之正乎此余之所以不能已於諸也而何訝之泛也客曰是則然矣子之言未必其無弊也乃執人且以平章曲廚詞三寸管而傲易之無乃過當乎

予以人之善非已之善也人之惡非已之惡也雙解其在亦覘乎其人之耽與不耽而已矣

雨村賦話序

古有詩話詞話四六話而無賦話徐鍇之集唐宋律賦爲賦苑二百卷李魯之賦選五卷楊翺之典麗賦六十四卷唐仲友之後典麗賦四十卷楊備之賦門魚鑰五卷搜輯則該博矣決擇則精粹矣然祗帖括之津梁而非作賦之法門也故雖體物瀏亮爲士人佔嗶之具而其中有蘊奧焉尚隱而未發也故亦不可以賦話名予視學粵東經藝之外與諸生講論尤津津於聲律之學

凡歲試月課之餘有兼工賦者莫不擊節歎賞引而啓迪之而昔未有指南之車也因於敝簏中見杭郡湯稼堂前輩刻有賦律衡裁一書頗先得心爰出于少時芸窻所藝習者並列案頭以日與諸生相指示時出緗條摘錄其最佳者各數聯以教之使知法而又兼以稼堂所評騭者拈出之以定其歸庶幾乎溯流窮源不至斷港絕潢而悉如百川之至于海也新舊所評漸多因彙爲十卷名曰賦話付諸梓以示諸生使諸生一一披閱而尋味之亦足以待予之諄諄面訓也乎

醒園錄序

居家宜儉也而待客則不可不豐自食宜淡也而事親則不可不濃此先大夫醒園之所由作也先大夫自諸生時疏食菜羹不求安飽然事　先大父母必備極甘旨至于宦遊所到多吳越南珍之鄉廚人進而甘焉者隨訪而誌諸冊不假抄胥手自繕寫盈數十年如一日矣夫禮詳內則養老有淳熬淳母之別奉親有飴蜜滫瀡之和極之蜩范蚳醢之細芝栭蔆椇之微棗栗擇削爪鑽梨之事罔不備舉寧獨大者稍細者膳冬行鱻夏行腒䐹曲詳載爾乎夫飲食非細故也易警腊毒書重鹽梅烹魚則詩美誰能脯熊則傳譏口實是狀箴

銘之作不遺盤盂知味之喻更嘆能鮮誤食蟛蜞者猶讀爾雅不熟雪桃以黍者亦未聆家語之訓乎在昔賈思勰之要術遍及齊民近則劉青田之多能豈真鄙事茶經酒譜足解羈愁鹿尾蟹蝑恨不同載夫豈好事蓋亦有意存焉爲是錄偶然涉筆不言著述而著述莫大焉時一恭展儼然見　先大夫之精神如在而菽粟之味獨留家風猶憶醒園不啻隨　先大夫後捧匜進饋陪色笑於　先大父母之側也不敢以閑笈簡乃壽諸梓書法行款悉依墨妙點竄塗抹援刻曾公爭座位例各存其舊亦謂父之書手澤存焉耳然而言及此已不禁

淚涔涔如綆縻矣

醒園花譜序

譜莫該于羣芳該則該矣而多舛訛亦莫簡于花鏡簡則簡矣而多踈漏求其無二者之病而簡而能該殆其難矣乎夫托興林泉寄情芳草幽人之事亦風雅之助也然或摭拾舊聞獨據已見採擇未精搜羅未備不但不切于日用亦且遺笑于昔賢一物不知非儒者之恥乎吾　先大夫舊闢醒園一區在雲龍山麓背山臨流樹木蓊薈名花異卉羣蒔其中歸田巳後即移於醒園之萬花廬日以花為事於亭臺所未建者經之營之既

荷完矣於是又檢花木之未備者培之植之自日觀農圃之事而後知前二書之尚有遺恨也於是廣稽秘冊自

御製佩文齋而下如月令廣義齊民要術以及稗官野史凡爾雅埤雅本草註疏擇其有裨于農圃者命門人謹錄之冠以花月令分為十二門曰花曰果曰木曰竹曰卉曰水草曰藤曰穀曰蔬曰桑麻曰茶曰藥而統名曰醒園花譜以花必備果木竹卉水草藤而後花之事全也穀蔬與桑麻所以崇民事藥以重民命而亦無不有花也觀斯譜也天時早晚之候人事種溉之方地力彼此之殊物性良楛之異條分縷析燦然具陳雖

不敢言簡而該亦庶幾無向所言二者之失乎至于詩賦詠闕而不載以自有詠物之編且亦無關播種之事也然攬群彙之蕃衍樂茂對之化機而才人之歌咏自可油然而生且摛藻擷詞亦不外是矣古語云近山識鳥音傍水知魚性欲種花者其來問輯花譜之人乎

新搜神記序

晉干寶作搜神記而所記不盡皆神蓋昔之所謂神非今之所謂神故出處生辰多畧而不載茲書所纂鬼神獨多然必據正書而核其原委考其事蹟大抵以事人爲先而絕不以神道設教亦敬遠之義也向余所著二

二十卷分天地人物昔其卷帙浩繁因刪爲十卷別名新搜神記其曰神考者但摘取今時所祭祀之神而一以正書證之以便觀覽其所以仍其名而言新者思以補干寳之遺也知此者即知鬼神之德庶免民鮮能久之嘆矣

弈譜序

譜何以弈名以所譜皆弈也弈何以別爲一集玩物喪志儒者所不道夷吾弱不好弄左傳嘗稱之矣故別爲一集也然儒者所以學爲聖人也昔聖人幼齡戲陳俎豆矣是聖人有弄也而不特此也漢高祖特御史大夫

即弄之而聪帝有鈞盾弄田是上自天子有弄也晉桓伊貴矣而爲王敦之蹋床吹笛作三調弄是卿大夫有弄也宗少文善琴有金石弄是文人墨士有弄也當堯之時康衢之民爲之擊壤而歌是庶人有弄也是雖玩物不同貴賤不等而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無不有弄也則弄何害於儒也然本弄事而弄可也若兵事而弄則不可也昔哀公問孔子儒行而終没其世不敢以儒爲戲誠不敢以儒爲戲也則奈何以兵爲戲也

童山文集卷五

綿州李調元雨村

序三

全五代詩序

五代詩向無全本編詩者率皆附之唐末宋初之間並少專輯惟新城王尚書漁洋有五代詩話而所載者事蹟詩或缺焉竊嘗論之梁唐晉漢周歷五代十三君共五十二年其間或縉紳或隱逸代不乏人然各事其主判若畛畦如梁初或可附之唐末矣晉漢周則去唐較遠周末或可附之宋初矣唐晉漢則距宋稍遥況兼以

十國各據疆土即五代之君亦不能隸其版土而屬之而混乎唐宋所謂風馬牛不相及以之附入豈不謬哉夫讀古人書貴知古人之世事君之義從一而終此天經地義也而五代年間易姓僭竊如翻鏊上餅以致官爵猥濫小人乘君子之器富貴出于非意視國家安危如秦越不相謀故其時將相大臣有一人而事一二朝者有一人而事四五朝者如後唐之馮道所向稱臣後梁之王易簡幾遍五代後漢之王仁裕歷事八君似處處皆可攔入當附于何代乎惟於其人核其生平將受知必有最深之地功名必有最顯之時本其人其事以

定其爲何代之人亦愧其不安之意也故數年來於趙署直宿之餘輙坐擁諸書詳加稽核有五代詩而爲前人附入唐末宋初者俱一二歸還之或應入某代或應入某國或按其時其事而更於每人姓氏之下綴以小傳皆據各書採錄非臆說也蓋不如是則不足以成五代之詩也更於五代後附以十國凡有斷章摘句靡不收入統名之曰全五代詩共計書一百卷已乙未春二月至戊戌春正月積三年而始成雖草創經營不無坦率而彙纂之下頗自信捃拾無遺庶幾使五十二年之文獻得以不墜不亦可乎我 朝文教光昌炳耀千古近

於鄉會鑑以詩律溯海內外莫不炳炳麟麟摹超風雅矣今是編之出或亦採風者亦不無一得之助也夫

重刻太白集全序

凡詩賦一代有一代之雄楊子雲漢之雄也而論者必並相如而稱之曰揚馬李太白唐之雄也而論者必並少陵而稱之曰李杜意以非子美不足以並太白而吾謂太白不借子美而後尊也太白詩根抵風騷馳驅漢魏以遺世獨立之才汗漫自適志氣宏放故其言縱恣傲岸飄飄然有凌雲馭風之意以視乎循規蹈矩倚宮咀商者真塵飯土羹矣蓋其仙風道骨實能不食人間

烟火故世之負尸戴肉而行者望之張目咋舌譬如天馬行空不施鞚勒其能絕塵而追者幾人哉且太白亦非徒凋落浩蕩而無涯涘也今之人半以子美沉酣六籍集古今大成爲風雅正宗使追步者有徑可尋有門可窺故譚藝家迄今奉爲矩矱遂視太白爲登天然不可幾及者此大謬也以太白之仙才文質炳煥發爲詩歌無體不備無體不精當其時使無子美則後之人尋思玩繹於擺脫駢儷軼蕩不羣之外求其聲律固自有軼轍之可遵亦何至怖如河漢也太白詩云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又曰我志在删述垂輝映千者又皆言

將復古道非我而誰則欲括風雅之源流明著作之意旨舍太白其將何師乎世之言詩者不問津於太白而先以子美爲寶筏是猶所謂斷港絕航而望至於海也其視蓬島十二樓何啻三千弱水之隔乎又安望溯而兩漢之源以駕揚馬而上哉余自束髮授書即喜太白所爲詩歌文章每手一編朝吟而夕覽其藏之篋笥有日矣余友鄧玉齋爲彰明廣文彰明古昌明即太白所生地鄧亦酷嗜太白詩因秩滿來京寓予齋之西偏相與把酒聯吟因出所訂太白全集以示余而余亦出素所庤婺舊本而參考之將付之剞劂屬余爲序且曰予

蜀爲古今文獻風教之祖迄今而遂淪没吾邦乘鐸於
一鄉一邑其何以不光昭先賢之遺風而使鄉之人揚
風扢雅有所從入之路也昔人云有爲者亦若是吾願
天下之學詩者先從太白問津可也

蘇詩編年序

蘇詩善本難購在蜀尤難購舊所傳者王氏十朋施氏
元之二家注本王注分類故多舛誤施雖駁雜較勝於
王然其編年頗爲失實不如查他山編年補註本爲最
善查云公詩自仁宗嘉祐己亥始見集中所謂南行集
也施乃系諸嘉祐元年爲丙申而詩中有忽憶丙申年

之句其背戾可知從來編年者或起辛丑或起壬寅南
行集乃巳亥庚子詩及置續集中殊失位置考宋史藝
文志有南征集一卷征字乃行字之訛當時此卷本自
單行今自郭綸及初發嘉州以下編次一准欒城集真
確論也顏東坪明典從余受業素好蘇詩憫我蜀地之
無善本也因取查本斷自仁宗嘉祐巳亥起較他本多
二卷而辛丑以下則仍施本之舊又以卷帙浩繁去其
註而刋之復照查本於補遺中有以他詩混入者俱芟
出之別爲上下二卷可謂善本矣書既成求序于余余
惟蘇詩之無善本不但今時自南宋時已然嘗讀楊誠

齋集有謝福建茶使吳德華送東坡新集詩曰故人遠送東坡集舊書避席皆讓渠東坡文集儂亦有未及終篇已停手印墨粗糊紙不佳亦非魚網非科斗萬沙裏本新雕文傳刻疎瘦不失真紙如雪繭出玉盆字如霜雁點秋雲老來兩眼如隔霧逢柳逢花不曾覷只逢書冊佳且新把翫崇朝那肯去據此則在當時已多麻沙翻板而吳德華東坡新集爲最善矣今吳本已不可得得此本不啻吳本之再見矣則余之覽此集也又豈但把翫崇朝而已哉故余樂爲之序不但爲天下人幸且先爲吾蜀之家有其書者幸也何也舊書避席皆讓渠

也

陸詩選序

放翁詩非選不可過選亦不可何也不選則卷軸煩多難于繙閱過選則片鱗隻羽不免遺珠今于劍南渭南二集全部內悉心採錄共得詩二千六百餘首先生之詩盡在于是矣夫取法乎上僅得乎中詩貴泝源漢魏以至盛唐李杜諸家學者自當奉爲鼻祖而余獨選先生詩如此之多者何也蓋以示初學入門之基也先生取材宏富對仗精工而出以簡鍊鑄句遣詞不爲妍揚榔承露芙蓉出水天然不假雕飾而嘔出心肝者鄙鏤

氷刻骨無以過之洵後學之津梁也此選初名吟詩珠匱蓋匱以盛珠庶不蹈鄭人買櫝還珠之誚也後子弟輩遞加抄錄遂失其名而曰陸詩選余因笑而從之丁酉歲余砥學粵東將原本攜至署爲白蟻所蝕故集首尙闕七古數首今余僑寄潞河將歸劍南他日竹廬茅舍校讐倘有餘閒容補校以成全璧云

袁詩選序

歐陽文忠公謂詩必窮者而後工此殆不然詩必富者而後工也非富於學則萬卷不破非富於材則萬象不該記所謂多文以爲富者正謂此也錢塘袁子才先生

今代之富於詩者也其學富故出諸適李杜其才富故落筆無古今而又家本富豪少掇巍科遂入詞館其年富出宰上元其力富未幾即築室于江陵名曰隨園其一切飲食起居無不豐焉以是發而為詩其富豈可及乎夫世之所謂窮而工詩者吾知之矣諸子百家束之高閣此腹之窮也詹詹小言不見江河此眼之窮也而又蓽門圭竇藜藿不充以是為詩其學不足以贍其用其才不足以達其辭猶之室如懸磬家無儋石升其堂則聊蔽風雨而已視其身則捉衿見肘而已以是為工非俗即鄙非怪即誕豈尚有黃鐘大呂之音清廟明堂

之響出于其中哉夫以子才先生才學如此之富何不使之身老廊廟黼黻皇猷燕許文章姚宋事業必有侔然可觀者而顧使之終老閭閻嘯傲林泉慷慨抑揚陵轢百代自成一家是豈天之愛之欲其專力于詩以成其名故使壽登耄耋使得發其懷抱乎知先生亦必不以彼而易此也予幼隨　先君宦浙得其側藝伏而讀之不忍釋手後從內翰程魚門處得其小倉山房詩集亦伏而讀之不忍釋手適余有粵東提學之命不敢自秘因梓而行之以爲多士式諸生勉乎哉余詩不足學諸生其學袁詩可也

張鶴林詩集序

詩雖發於情而實本于性性不篤者情不眞也吾同年友鶴林篤於性者也其爲人冲和濟雅使人望之如淵淵千頃之波可望而不可卽而其與人談論往古及天下之事則又踔厲風發率屈座人嗟乎何多才也此豈但學力成之要所謂篤于性矣乃以如此之才而卒不永年假蹇一官以歿臨歿謂其子鑑曰吾詩必使丙部爲序丙村知余者余旣慟哭之卽索其生平所爲詩而歸以吾友居嘗獨以余爲能詩退朝歸院必以一篇相質所必當意而止而遺言又諄諄爲囑故余亦毅然以

自任也余時以輭守京師搦揣先人後事適選本朝蜀詩名曰蜀雅拔其尤者入集中其餘編次成卷分詩集十卷文集二卷館課存稾十卷制藝二卷余亦不日歸里權其散失爲弁數言以授其子鏐戒之曰此爾先人嘔心鉥腎也善守之嗟乎子發人琛俱亡矣青燈一卷念我良友已從地下修文淚涔涔何如也夫以吾友如此之天性使假之年者烏能測其學之所到而即此殘篇斷簡已似珠光劍氣照耀人間則更數千百年其不埋沒於荒烟蔓草可知也猶憶曩昔聚首館閣日與芝松亭孟鷺洲諸同年酒酣耳熱抵掌賦詩一時豪邁

之氣直謂君致身富貴序刻事耳曾幾何時而竟沮喪至此哉嗚呼本爲序君詩而言至此聲欲俱下忽不自知其又爲祭君文也

雲谷詩草序

詩也者人之性情也人之性情稟乎五行五行者金木水火土也在天爲五星在地爲五方在時爲五德在人爲五常發於文章爲五色播於音律爲五聲而總其精氣之用謂之五行五行者五相生而間相勝也然亦各有體用焉澄澈流衍水之體也漂流没溺水之用也光顯炳明火之體也燔燎焦然火之用也長短曲直木之

體也幹舉機發木之用也從革堅剛金之體也鋒刃銛利金之用也敦靜安鎮土之體也含垢匿穢爲萬化母土之德也土在中央主含萬物故言德主之爲言出也故人發而爲言出而爲詩莫不各肖水火木金土之性情而所本亦殊焉本於水者其詩漂流汲踼本於火者其詩爀燎焦然本於木者其詩幹舉機發本於金者其詩鋒刃銛利惟本於土者其詩敦靜安鎮而能含萬物爲萬化母廣漠張雲谷名邦伸者余同年姻家也爲人敦靜安鎮得於土之德爲多故其待人也以忠以信處事也必敬必恭由巳卯孝廉歷宰襄城固始實心實政

孚及豚魚者孚乎萬民誠以誠入格及鬼神者格造化故其發而爲詩無非勸善規過激濁揚清義取關乎風化而不以剪紅刻翠爲工詞取通乎賢愚而不以風雲月露爲巧初讀之若無一奇字與句足以動人而細味之則興觀羣怨無不包焉此非謂能含萬物而爲萬化母哉吾故曰得於土之德爲多也讀其詩而凡體乎水火木金者胥拜下風矣其仲子玉溪吾婿也其詩肆厲風發直過前人而忠厚和平似不及焉持此以質雲谷其謂吾言爲然乎

南遊集序

吳越余舊遊地也少有山水之興嘗省覲先大夫于餘姚出巴峽至夏口過九江歷五湖棹閶闔渡錢塘予山陰日與東南文士相追逐每憶前遊未嘗不魂夢于吳越間也余弟塈蒞甲辰由翰林予假復作吳越遊所過必紀以詩名曰南遊集藏之篋衍未得見也戊申春丁叔父艱今年三月始扶櫬歸里乃以相示閱之則如牛磨團團皆踏余陳迹而東南山水盡入毫端所與交遊又半出 先大夫之門余老不能再遊見詩如再遊也

吾蜀詩大率以眉山為宗而 先大夫尤有酷嗜能背誦子瞻全集教子姪輩口講手畫莫不以全集授受塈

若屈大夫于春風中者以故作為詩章歎得汪洋灝瀁之觀不數年與弟堯瑞俱先後成進士入翰林皆由此也然子瞻困而能亨海外之言無不逍遙自得墨莊以救水之故有逆于胷怦怦然一寓之于言此與子瞻之空洞無物又有異焉何也子瞻與墨莊所處之時不同也夫懽愉之詞難工而愁苦之言易好窮人之詩固然然弟四史官也昔太史公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講業齊魯過梁楚以歸於是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今卷中臚陳皆其地也他日復起登朝籍歷以廣見聞摛天廷而敷文藻尚文典冊將為

國華不惟媲美龍門且頡頏司馬豈終於窮年匽匽子
曠又何足多學也

覓塘集序

人喜則思陶陶斯咏故咏詩主陶情而作詩由陶甄今
之善爲陶者莫過於饒然有八法焉一曰采石饒窯陶
土以新門爲上品若用高嶺則質不純正矣二曰鍊泥
以缸浸泥細濾入絹以作坏胎若不澄淨則色不滋潤
矣三曰配釉釉貴純粹無灰不成灰出平樂鍊以鳳尾
草和泥成漿泥十灰一若泥少灰多則光不鮮瑩矣四曰
蔑床堯坏宜淨一粘泥滓即成坳敲揀黑黃沙界加鏃

側糙過薄坏若不護入火則柔不受冶矣五曰定模埒埒之法器中脟豆中縣即今模子必須與原樣相似若無規範則式不畫一矣六曰車圓器制不一圓者如盤盌鍾楪摶泥置盤以竹撥輪隨手拉坏自然如意如手法稍滯則形不圓轉矣七曰琢器方者如瓶罍尊彝凡有稜角壓成刀截為段當角者廉之當折者挂之然後選式付匠若彌縫不周則工不渾成矣八曰選青瓷器悉稿青料采絡與金華諸山名曰頂圓子黑綠潤澤全者爲上若選料不精則器不完全矣非陶有之作詩亦然詩尤甚於陶也采之三自漢魏六朝騷選以立其基

此詩之采石也加以淘磨精液簡鍊鎔鑄以利其用此詩中之鍊泥也本乎左傳史記莊老諸子以擷其精此詩中之配劑也去其粗率俚俗不切陳言以嚴其範此詩中之護匣也參于陶謝徐庾李杜韓蘇以立其格此詩中之定模也凡悲懽愁樂鳥獸草木各肖其題而不粘滯此詩中之車圓也凡雕詞琢句長篇短什必極其巧而不傷雅此詩中之琢器也詩以氣爲主而尤貴有色老杜曰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氣也小杜曰高摘屈宋艷濃薰班馬香色也此詩中之選青也五色雕鏤而無奇氣以行之名曰飯飣一氣呵成而無采色以

躍之名曰淡薄淡薄者容有味而餖飣者必無神與其餖飣不如其淡薄也宛塘之詩深知詩者也自少而壯自朝廟而江湖律則戛玉敲金古則橫空盤硬喜則和風甘雨悲則嘯雪咀霜有王孟韋柳之醇古澹泊無盧李孟賈之險僻古怪蓋其天資學力上者兼到陶鎔上諸大家而又加以鼓鑄萬彙每有吟詠無不振之以聲氣敷之以彩色譬之于陶則八法皆備求所謂不純正滋潤光瑩受治盡一圓轉渾成完全者殆無一焉又何有淡薄餖飣之說乎是能陶鎔萬物者也故與之說陶知陶者可與讀此詩矣

明農初稿集序

日月星辰天文也而綿乎旂常昆蟲鳥獸地文也而上乎彝鼎徐方之七于侯社夏翟之羽于旌旄登龍於章升玉於藻百工婦人彤鷙染練以供宗廟祭祀之文何者取精多而用物宏也詩文之道亦然今之喭六朝者率曰綺曰靡矣所悪乎綺靡爲其淫也靡聲柔而鮮振也若啓朝華披夕秀樹骨於選言之路亦何害乎其綺靡乎司馬之文如天以其神全也班固之文如地以其氣厚也朴楚亭東方之麗於文者也其人短小勁枝才情蓬勃上探騷選旁採百家故其爲文詞有如星光

如貝氣之采焉有如屯雲如火陰之色焉有如春陽如火藻者焉有如海運震怒動蕩怪異百出者焉豈非天下之奇文哉然而自振者無力終知者甚稀萬里之外以求序於余豈所謂獲於天而不獲於人乎夫古之爲文詞者欲使聞之而必行觀之而必蹈散之汪洋以爲道潰之浸淫以及物不爲之抉微而索幽後之學者從何行之而蹈之哉余故序之亦所以抉微而索幽也

蕺山集序

詩非出於情之難出於情而不失其正之爲難三百篇多出於委巷與婦女之口其人初未嘗學其辭頗足爲

決何也情之正也漢魏以來作詩者體裁不一務爲靡
綺而去古愈遠唯晉之陶靖節和平淡遠爲千古學詩
之宗後之王孟韋柳各得其一體而終失其自然之音
齊山之擬東坡之和蓋又遠矣信乎作詩之難也豈非
不得夫情之正之故乎吾獨於齊山稱而竊嘆靖節之
去人未遠也其爲詩也可樂可觀而無淫詞可哀可歌
而無怨詞鋪錦列繡而不失於綺長江大河而不失於
濫渢渢乎一出於情之正焉今試讀其句如擕節出柴
門微雨過平疇川塗暖新膏墟里靄嘉木家住碧溪頭
日夕溪風急修林不遂人孝冈鷺鸞立豆人立沙岸柳

陰喚洋船數點漁邊火遥知竹客艇篙子宿與雨夜聞篷底語朝來雨岸樹不見停舟處松下斷人蹤小逕明殘雪千峯落日明人烟淡初夕如此例者實得淵明自然之趣余尤愛之以其不事雕鏤而得乎情之正也太羹不和太音聲希此之謂也余不復纂其全豹而所見已外此所謂不著一字盡得風流者乎後之讀靑山集者即謂之讀陶集可也

謝小樓吟稿序

賢父不如賢母何也父賢未必朝夕得以課兒母賢則終身可以教子也何以見之于劉氏母子兒之戊戌春

余首試端州得賜春弟子員劉世馨卷喜其學有淵源爲錄冀棻首今春將試海南道過端州劉生來謁舟次並呈其母節婦謝小樓詩集請弁言于予閱其詩沖容大雅淘寫性天非塗脂抹粉作閨閣兒女態者比詢之乃知爲名解元謝仲坃之女隨其父遊粵東泛重溟歷珠崖如近則廣之越王臺悲之西湖其足擴充耳目抒發心胸者罔不觸其詩思攄其懷抱則詩之生於情亦由境之有以啟其情也然則其母之松栢其節操而又斧藻其詞賦非其得之庭訓者爲多乎倘使其父尚存未必如其母之婉娩聽從以迄于成名也余故曰有貲

父不如有賢母也俗儒嘗言女子不當學詩不知三百篇半出於婦人女子而刪詩者獨存之以垂後世此事豈鯫生陋儒之所知乎其母之詩既有師承而又以所學教其子予深爲劉生幸其有賢母也而且嘉劉生之能孝其母也劉生勉乎哉無負賢母厚望焉可也